

崔東壁先生遺書

梁啟超署檢

mt
K221.07
18

考信附錄目錄

卷一

家學淵源附記弟邁事

少年遇合紀畧附文二篇

卷二

贈詩

題詞

陳跋三則

附刻書始末

考信附錄目錄



3 2497 7968 1

考信附錄目錄

考信附錄卷之一

家學淵源

大名崔述東壁



人之登顯位，享厚奉也；有崛起於寒微者；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。其於學問也亦然。漢王充鄭康成，崛起者也；漢司馬遷班固，晉王隱，唐姚思廉李延壽，則皆蒙業者也。崛起者，必特出之英才；蒙業者英才固有之，不必英才，而但因有所憑藉而底於成者，亦有之。故孟子曰：『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』。余幼而愚魯，長而鈍拙，於人事一無所長。所幸先君邃於學而勤於教，雖寢食出入，時耳提面命，曾不少懈，以此得少有所窺。不然，爲農爲圃，

且不若人，况知經史爲何物哉？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，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來乎！然先君之學，又皆自段垣公來也。故於考信錄成之日，備載家學淵源於後。

魏縣舊志先段垣公傳：

崔緝麟字子敬，號振侯。天資聰敏。十五六歲，卽於經書無所不讀。至二十一歲，補弟子員。文宗蔣公甚器之。隨伯父方伯公遊宦兩河江浙湖粵間，大小事務，悉與參酌，每嘆其識量之過人。戊午中副魁，庚午舉於鄉。方伯公每欲爲援例，可速顯達而不屑焉。及方伯公既捐館，而以嫡姪任事二十餘年，毫無染指，眞可謂孝廉者與！癸巳任大城縣學教諭，與諸生講學論文，僅二年餘，多所成就。時子牙河分司黃公甚敬重之，不時就談，稱爲先生。

，而且多所贈遺。乙未解組歸，大城之攀轅泣留者，絡繹不絕，非公之盛德感人，何以至是？歸來十餘年，杜門不出預外事，手不釋卷，魏之名士，多出於其門。其書法得鍾王之秘，遠近求書者甚多。今八旬有二矣，作詩作文，書行書楷，毫無倦容。平生德行文藝，咸推第一。闔郡人士爲之匾，額曰「善人君子」云。

先段垣公行狀

曾孫述敬撰

先曾祖段垣公諱緝麟，字振侯，初字子敬。先布政公之從子也。生於保定府之新安。從先布政遷於魏，爲魏人。幼爲先布政所器，攜之宦遊四方。及長，河防民瘼，罔不與公謀議，所在奏績，事詳先布政行略中。先布政舉子晚，家務無鉅細，悉委之公。公任事二十年，無尺布斗粟之私，以廉名於鄉。康熙戊午中式順

天副榜。先布政素才公，以公長，屢欲爲公援例進用，公固辭不願也。庚午中式舉人。數試禮部，皆不第。作銀鬣馬賦以見志。築室一間，讀書其中，名之曰「備廬」。作備廬說。文俱載集中。漳水之氾濫於廣平也，安溪李相國光地方撫畿內，往視漳，知公練習河事，致書訪焉。公覆書數千言，大指言宜開渠疏水，以洩其勢，且藉以興水利，不當專恃堤防。相國深韙之。以群議不同而止。常於荒歲買田數頃，明年熟，悉召賣田者使自贖，贖者且過半，鄉人德之。將注選，例當治縣，辭請教職，遂選爲大城儒學教諭。當是時，督河副都御史黃公某，分司子牙河，駐節大城，聞公名，折節與訂交，晨夕相過從，時人兩賢之。未二年，乞休歸，諸生攀轅泣留者趾相屬。既歸，爲園於城南，構亭水上。

，題之曰「逸老」。杜門不出外事，以文史書奕自娛。求書者踵至，老雖高，作楷無倦容，爲文必本於道。雖應酬雜文，率爾弄翰，皆足以羽翼聖學。與里中老人旬月一聚，倣古耆英真率故事。自肉饅頭外，約無得置他品。常乘驢駕小車，從一童出，杖履蹣跚，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。里居十餘載，卒，年八十二。里巷相傳以公園爲段干木故居，故自號曰「段垣」。著有段垣詩集段垣文集書法輯說十餘卷，藏於家。吾宗爲魏望族，自先布政遷魏以來，甲第相接，僕馬煊簡里間，而公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照映一時，前後令長皆敬禮公。後學多出公門。縣人士共遺公門額曰「善人君子」。舊志稱公德行文藝咸推第一，蓋當時已有定論云。

〔附〕段垣公文一篇

備廬說

先段垣公文集，未果刻而沒於水，此篇乃述兄弟幼時所抄讀者，故得僅存。附錄於此，以志一斑。

戊寅冬，築室一間。土爲壁，蘆爲蓋，僅容一几，坐可三人。客有訪者，俯首屈腰而入。見其床無席，寒無火，一茶盞，主客遞飲。笑曰：「過蕭條矣！曷稍爲備乎？」予曰：「子謂我弗備耶？而我之弗備者，豈止於廬中之用耶？蔬不充，衣不完，出不能車，役不能僕，此非不備者乎？然而其小者也。何以無媿於心？何以無虧於身？何以容廊廟？何以慰蒼生？何以名聞當時，而聲施後世？由此言之，我之不備，可勝道哉！然吾有此室，爲之置

經，而帝王聖賢備在焉；爲之置史，而治亂興廢備在焉；爲之置筆墨，而天地之大，日月星辰之遠，風雨之變，山川之奇，鬼神之異，物類之繁，兵農水火禮樂之事，忠佞賢奸之人，歌舞嘯咏之況，無不可由我記載考核，杼寫論斷焉，不可謂之不備。若夫彩梁畫棟，碧瓦丹檐，錦屏翠帳，朱箔檀床，金蜺吐焰，獸爐熨火，一切陳設之器，應川之物，精緻希罕，光怪陸離，莫不厭陶朱而歎金谷，則世俗之所謂備，仍不自以爲備，而日求備於無己者也。吾輩貧士，何能備此？亦何必備此？孟子曰「萬物皆備於我」。此室也，亦有皆備之我在，烏可謂之不備？子啓我乎，吾得名吾之室曰「備廬」。又爲之銘曰：「不備者吾之廬，皆備者廬之吾，吾有廬，廬有吾，乃可謂之「備廬」。

〔附〕段垣詩訂後序

右詩二卷，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，而述之所訂也。初公所著段垣詩稿，段垣文稿，各若干冊，先君篋而藏之，將求文學士選而刻焉。已買梨板數十方矣，適遭家難，達人復不時遇，事未及就，而縣沒於漳水。是時，先君方他出，而述兄弟亦在外，其稿遂失。歸而尋之，竟不可得。後十有五年，先君捐館。又逾年，述於縣人李氏案上，見書一冊，面角破爛，塗抹盈焉，取視之，則詩稿第一冊也；乃出於水中，幸未甚壞者。喜極攜歸。又數年，弟邁於仕望集舅氏家，復得四冊，而首冊與前所得同，則縣未經水時他人所抄本也。其文闕漏舛誤頗多。乃假以歸，較而錄之。不可知者，則仍其故。未畢而邁尋卒。述

復踵而訖之。其詩自庚午以前起，至乙未歲歸自大城而止，凡三冊。復自戊戌起，至庚子止，凡一冊。中缺丙丁兩年，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詩，然則其間當復有一冊，其後尙當有一兩冊，而皆亡之矣。乃并爲三卷，題曰段垣詩存。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。嗚呼！公之學術識議，多見於文，述幼時猶及見其一二，而不能記憶。詩特一時興之所寄而已，公固不以詩重也。乃文盡沒於水，而所存者惟詩，詩又僅存其半，且多缺誤，噫！其可傷也已！然魏自經水以來，先達之遺書手蹟，與夫故家所藏書冊畫卷鼎彝之屬，蕩然畧盡矣，而此數冊之詩，失而再得，亡而猶存，流離患難之際，一似有鬼神憐之，而不忍盡沒之，獨留此不食之碩果，以貽我後人者，其亦不可謂非幸也。顧

其前後次第，猶多錯亂，疑詩或繫補錄，未及更定。復於暇日詳加考証，次其先後，并刪其不經意之作，而重錄之。共詩一百九十二首，分爲二卷，題曰段垣詩訂，以遺後人，而世守之。又擇其尤者，別錄爲一卷，題曰段垣詩粹，以待問世。嗚乎！述不親侍段垣公，而訂此詩也，如見段垣公焉。先君不及訂之刻之，而述之訂之也，如吾先君之自訂之焉。吾先君之心慰，而弟邁之事亦終矣。惜乎！吾先君之不及親見之也。後之人倫亦猶是心也，則此詩也者，猶闕里之檜，已枯而復生者，其何忍不寶之惜之，而愛護之也？其然與否，是在後之人矣。乾隆戊申五月望，後曾孫述謹識。

閻齋先生墓誌銘

保定蓮池書院院長舊史氏錢塘汪師韓撰

河朔之地，有真儒焉，曰閻齊崔君，諱元森，字燦若。余自病廢，衣食奔走，因以求友四方，所見士以理學名者，類依倚達官貴人，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，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，或際困厄，遇小利害，輒變易所守，義不勝利，往往而然。已卯庚辰間，假館滏上，耳君之名，而在廣年未久。癸未復北之保州，歷十年，有孝廉素衣冠而過蓮西，則君之子述也。手行畧乞銘，而君之沒且踰期矣。序而銘之，表余膺之夙服也。君先世大寧衛小興州軍籍，明永樂元年，遷大寧都司於保定，遂分置新安。其再遷魏縣，則順治間。君之高祖贈通議大夫，江蘇按察使諱向化也。曾祖諱維彥，早卒。祖諱緝麟，康熙庚午舉人，大城縣學教諭。生

三子，長諱瀚，次諱濂，次諱沂，俱縣學生。君乃濂之長子，出爲瀚後。少好學，於書博覽強記，入夜猶擁衾坐誦。或無燈，則映月然香而誦之。年十七，補邑弟子員。旋食廩餼。自丙午迄丙辰，凡五試順天，皆報罷。嗣是絕意進取，後貢成均，亦不赴。君爲學，嚴儒釋之辨。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學，遠近信從，君獨恪遵紫陽，而尤愛玩當湖陸清獻公之書，躬行以求心得。薄世之無知妄作者，未嘗著書。先是叔沂無子，諱言立嗣，庚午，沂病篤，乃議以從弟之子秉純爲後。族人覬家資，故撓其事，君訟於官，始得直。率秉純拜於匱前，而悉以田產契券歸焉。性甘淡泊，絕嬉戲，與人交，必忠告，然務隱人過，獨樂道人善，以爲常。丁丑後，漳水數入魏城。城中民居盡毀，君亦罔有

定極，而家益困。然君能安貧，甚至田宅見侵，不較也。時併魏縣入大名，君先後爲大名邑令所器重，不干以私，故君雖不得位，而樸學傳於生徒，卓行稱於里黨，庶幾乎孔子言「行己有耻」，「孝」「弟」「信」「果」之謂士與？其他懿美，有不必書者，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，故所載止此。君以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卒，享年六十有三，葬魏城南禮賢臺之西。配同邑李氏國子生九經女，子二人，述其長也。次邁。述以庚辰副貢，壬午與邁同舉於鄉，揀選知縣。女四人，壻則成安諸生陳郿，磁州張琬，成安國學生遂經，同邑劉孟集後改名文樸也。孫男女各一人。銘曰：

漳號衡漳，其發滂湃。決舊溢新，爲趙魏害。丁年淫霖，魏廢其縣。河伯不仁，蓄及積善。半歲七徙，崩壞斷垣。露冷采菹，

霜重衣禪。天以艱阻，顯其令名。先生道大，後彥學成。蒔花種蔬，高吟衡泌。義皇上人，濠濮間意。體受全歸，卜吉朔陲。何以示後，鑽石埋辭。

先君教述讀書法

先孺人
教法附

一自述解語後，卽教之識字，遇門聯扁額之屬，必指示之。或攜藥肆，卽令識藥題。務使分別四聲。字義淺顯者，卽畧爲詮釋。識字稍多，則令讀三字訓，若神童詩。隨讀隨爲講說，以故述授書時，已識之字多，未識之字少，亦頗略解其義，不以誦讀爲苦。卽先君有事，或不暇授書，述亦能擇取其淺顯者自讀之。

一述五歲，始授論語。每一字旁，必硃書平上去入字，不使誤於

方音。每授若干，必限令讀百遍。以百錢置書左，而遞傳之右，無論若干徧能成誦，非足百徧不得止也。既足，則令少憩，然後再授如前。論語既畢，繼以孟子小學。每日不過一生書，一溫書，不令多讀，恐心不專故也。惟大學中庸，乃先孺人於黃昏時，口授述而成誦者，大約亦在五六歲時也。

一論孟既畢，即令述讀朱子小學。以小學乃日用躬行之要，而文義亦易解，宜於初學。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，皆不敢有蹉跌，以有先入之言爲主故也。

一南方人初讀論孟，即合朱子集註讀之。大學中庸章句，亦然。北方人則俟四書本文皆成誦後，再讀經一二種，然後讀四書註。而讀註時，亦連本文合而讀之。先君敎述讀註，皆不然。經

文雖已久熟，仍令先讀五十遍，然後經註合讀，亦五十遍。於溫註時亦然。謂讀註當連經文，固也，讀經則不可以連註，讀經文而連註讀之，則經之文義，爲註所間隔，而章法不明，脈絡次第，多忽而不之覺，故必令別讀也。

一世俗讀朱註者，多所刪削。有兩說者，必刪其一。甚至「某氏曰」「愚謂」等字亦刪之，文氣往往不貫。先君敎述讀註，惟圈外註有與經旨未洽者不讀，其餘皆讀，不肯失其本來之面目也。

一易自朱子始復古本之舊，至明復用今本，刻朱子本義。坊間遂無復鬻古本者。先君乃遵古本，手自抄錄，俾述讀之。

一先君課述兄弟讀書，務令極熟。每舉前人書讀千遍，其義自見之語，以勗之。十餘歲時，每夕侍寢，必令背誦舊所讀書若文

。且醒後，亦如是。從行道中亦然。非止欲玩其理，亦兼以闡其心。述兄弟舉於鄉，暇中猶時命之背誦，有不記憶，則呵叱之，令補讀焉。

一今人讀書，惟重舉業，自四書講章時文外，他書悉所不問。先君教述自解語後，卽教以日數官名之屬。授書後，卽教以歷代傳國之次，郡縣山川之名，凡事之有益於學問者，無不耳提而面命之。開講後，則教以儒禪之所以分，朱陸之所以異。凡諸衛道之書，必詳爲之講說，神異巫覡不經之事，皆爲指析其繆。以故述自成童以來，閱諸史百家之書，不至河漢而無極者，先有以導其源故也。

一先君教述兄弟，從不令閱時下講章。惟即本文朱註緝爲剖析。

有疑義，則取諸名家論辨之書，別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。若陸稼書先生之大全困勉錄，松陽講義，尤所愛玩，不時爲述講授者。

一先君敘述爲舉業，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。以泰安趙相國所著制義綱目，及所選文統類編爲金針。使之文從字順，章法井然，合於聖人語氣，然後使讀嘉隆以後之文。每日，作文只是發揮聖賢道理，此外別無巧法。於天崇諸家內，有議論精卓，切於世事者，尤所深賞，使述熟讀而效法之，不令其揣摩風氣，敷衍墨調也。

一先君敘述兄弟雖嚴，然不禁其游覽。幼時不過旬月，即攜之登城，城在宅後故爾觀城外水，渺茫無際，不覺心爲之曠。外城上禮賢

迺旭兩臺，亦往往攜之登眺。蓋恐其心滯而不靈故也。其後述每遇佳山水，輒覺神識開朗，詩文加進，知幼時得力於景物者多也。

一述自能行後，先君多以自隨，不使與羣兒戲。先孺人亦然。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鬪訾者，必嚴禁述等不使與之接。雖至，必疏遠之。先君嘗館於鄉，以事他出，先孺人召述等讀書於內室，不使與館中諸童狎。由是述等不在父側，則在母側，市井之言，罕接於耳；游蕩之行，不經於目；故今年雖已老，而自讀書外，聲色戲玩之事，猶茫然無所解也。

述上有一兄，年十一而殤。先君痛之甚。故述之生也，鍾愛莫與比，行坐多自提抱之，飲食居處，無刻不繫於心。有

疾則顧復撫摩，殊不自惜也。然雖愛之，而未嘗縱之。惟愛之，愈不肯縱之。幼時兩餐，皆爲之限。非食時，雖饑不敢擅食。市中所鬻餅餌，從不爲買食之。衣取足以禦寒，不令華美。有過輒督責之，不少貸。每語述，異日若居官，當以稼書陸先生爲法。而述學行既無所成，僅治一縣，亦未克有所展布，所爲承先志者，止有考信錄一書，所以命名爲述者，如斯而已乎！故備錄先君所以教述之方，以見述之不才，有負於先君之善教。嘉慶己巳。男述謹識。時年七十，七月初七日也。

戊寅除夕，先君作詩示述。詩云：「壯強都浪擲，衰病此侵尋。奮勵難追昔，修持不懈今。閑家情嗃嗃，啓後意深深。」

。率教違嚴訓，賢愚爾自斟。』時述年十九。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。此稿偶存，故附錄云。

先儒人最慈愛子女。述幼時在家中讀書，常令之服手足之勞。或讀於外塾，歸家後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，恐其坐多而血氣滯，身弱易病也。北方晝長，盛夏未有不假寐者。述每自塾午歸，母卽按之床上令睡。飯熟，乃喚之起。恐其飯後盹睡，致停飲食也。父母之愛子至矣哉！述幼而羸弱，見者皆以余爲不壽。使非吾父吾母調護周備，斷不能至三十以後。猶記十四五歲時，嘗得腹疾，先儒人百方爲之營救，竟以漸愈。而述自念生平毫無報答之處，竭力服勞，以養口體，遂足盡人子之責乎？嗟乎！今生已矣！清夜自思，徒增悲

感。偶因今歲病中飲食起居，多不自適，不覺憶念及此，遂附記於家學之後。時余七十四歲也。

先府君行述摘錄

讀書訓士，大畧已見自序及墓誌中，今不再錄。惟行述中軼事，尙有一二當存者，附錄於此。

丁丑五月，城沒於漳，屋盡頽，資用悉沉於水。先君徙家城外，數月未有寧居。日惟以扁豆充饑。霜降後，猶單衣，冬不能具爐火。明年春，水退。一月復移入城，稍稍葺茅居以庇風雨。三月，知府事朱公煥命知縣事王公沛生延入書院訓士，饘粥始給。辛巳七月，水復沒城，居村中月餘，復入。時水尙深數尺。出入皆自操舟。十一月，蹙凌水復至，復居村中。俟水盡退，然後

入。時壬午秋七月也。先君既屢被水患，數遷徙，家益落，至無隔宿糧。而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縣事秦公學溥，時魏縣廢破併入大名格優待之。是秋，述與弟邁復同舉於鄉。然人間以訟事讒先君居間，許以金，必正色斥之。人見先君厄而介如故，後遂無復言者。秦公以是尤重先君，數恤其急。而乙酉丙戌間，水三入城，卒徙於禮賢臺之上者，亦秦公力也。

先君平居含忍退讓，人數負先君，或侵取田宅，皆不與較。鄉人以盛德目之。然臨大事，必力爭是非，未嘗稍退縮，徇人意，屢以此致危困，終不爲少改。自奉甚儉，雖蔬糲無不飽，力即有餘，褻衣未嘗用帛，平生不食烟，不佩荷包。囊稅止用布素，子婦有獻，少逾常式，即不免譴責。然義所當費，雖貧未嘗吝，遇

人有急，輒傾囊助之。少年時，嘗謀刻段垣公遺集，節衣食，買梨板數百方，未果刻。而沒於水，每以此爲惜云。

先君以名字皆取顯暴義，惡其文之著，故以閤名其齋。

先孺人行述摘錄

先府君少多疾。孺人侍湯藥按摩，常竟夜不寐。

家常苦貧，先君以授館爲生，子女漸成行，所入不能敷，而孺人支持計算，於米鹽瑣碎間，得以不凍餒。

母性勤慎，好整潔，作苦常無暇時。雖高年有子婦服勞，猶躬理家務，拄杖行視，日十餘次，恐他人不如己之盡心也。飲食務儉約，常有旨蓄，以豫不虞。客至。則竭力營辦，無所惜。人訝其備，不敢謂其貧也。述兄弟舉於鄉，親族多期其仕者，母獨不

願，曰：「官不易爲，吾望汝等讀書作正人，而勤儉以治生，不望汝等以祿養也。」

附記弟邁事

邁幼而穎慧，十歲能文。十二歲與述同補諸生。名噪一郡中。性喜博覽，一書未見，如負芒刺於背。聞有異書，必求之；常歷十餘人轉相囑托，得觀之然後已。讀書目力甚捷，頃刻數葉過，日覽十餘冊以爲常。嘗與述同讀海賦，述成誦未及半，弟已熟之矣。少年頗好詞賦，擬上林七發等禮，續紛陸離，讀者幾不能句。尤愛爲小詞，倣宋柳耆卿，名其稿曰步柳集。三十以後，文格漸老，多直抒所見，潮湧瀾翻，浩浩汨汨，不自知其所終極。常好究考名人事蹟，次其終始，辨其同異，暇則

玩弄書翰，流連花樹，以自娛樂。庭中種花無隙地，不復容步武。素耽山水，常以不得遠遊爲恨。

附記弟所著書

弟所撰有魏墟雜志四卷。魏郡瑣談三卷，已成二卷。訥菴筆談二卷，已成一卷，其末卷皆未成。自訂其詩曰寸心知集，凡二卷。詞曰夢窗嚙語，凡一卷。其所訂集鄉先輩之文曰大名文存，凡三冊。卒後余檢其遺稿，復選訂其自所著文，爲集一卷。又爲續訂大名文存一冊。大名詩存三冊。一冊每人皆有，二冊無序，蓋皆未成書者也。此外復有尚友堂說詩一卷，魏郡叢譚金石遺文記畧雜記三種，俱未成卷。以上各書，皆藏於家未刻。其但有草稿而未抄錄者尙多，皆散亂無門類，字亦難辨。

，而余病目，不能多覽，尙未暇訂正也。

少年遇合記略

余何以能著考信錄也？祖宗父母之所教養，亦師長先達之所扶持，而長育之者也。余幼而家貧，少長，卽被水患，田廬悉沒。性又拙於逢世。然往往有先達諸公重其才而憐其遇，導其前而恤其艱者。以故衣食粗給，聞見漸廣，以至於今。三十以後，所遇漸多齟齬。四十以來，抑又甚焉。鄉曲之豪，排之厄之者，常不乏人。而有權勢者惟重財，不復問及士，幾於不能自存矣。藉使少年時，卽如中年所遇，當不免於窮餓以死，何有於書。卽幸而不死，而奔走困厄之餘，能餽其口足矣，何暇讀書，又何暇於著此書也。余不才，不能有所建白於世，使天

下後世指而目之曰，某人知人，某人知人，而僅於有此書，其何忍不溯其所由來乎？書既成，乃追記其少年遇合之畧，以附於考信錄之後云。

朱龍坡先生諱煥，字臨川，雲南石屏人也。以雍正甲辰進士，選授直隸赤城縣知縣。丁外艱；服闋，補懷安，調任邱，擢趙州直隸州知州。所至皆有惠政。旋改廣平府同知。復擢大名府知府。公廉介寬厚，薪米皆用價自市之。從不以聲色加屬吏。然屬吏皆畏公，不敢有大蹉跌，以公無所染也。顧獨不能逢迎上官，以是久不遷。乾隆甲戌，余年十五，與弟邁同應童子試，至府，公見而奇之，命坐於大堂煖閣之側。文既成，召入內署晚香堂後池上，侍坐良久，復命入內室，見呂恭人，各賜以荷包銀錠一。且

命設食，使子士琬具賓主之禮。食畢，已夜，以府堂燭籠送歸寓。一時同試者，皆以爲榮焉。榜發，以余爲冠。逮秋，遂與弟同入學。明年春，公召余讀書於晚香堂，與諸子同筆硯。初延安慶張先生前讚訓之。繼復延歸德李先生桓。李先生去，朱公遂自教之。由是余文日進，得捷庚辰順天副榜。明年復延松江丁先生夏陞。又明年朱公移永州，士民攀轅祖道者亘十餘里不絕。余與弟送公至臨清，遂入京師。鄉試皆得舉於順天。而公至永歲餘，以與巡撫議事不合，竟以原官罷歸。公所至以成就人材爲己任，才俊者招之入署，自教之，貧者恤其家，使不至徙業。在任邱時，得人爲最多。前提督山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，前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，皆公門下士也。公善政，已詳於余所作公墓誌中，茲不

悉贅。公三子，長士瑯，次士琪，乾隆庚寅舉人，官儒學教諭。皆能守家風，無紈袴繁華之習。次士璇，與余尤相得云。余家故貧，薄產無幾，自漳水入城後，資用悉沉於水，益貧困不可度。公囑魏縣知縣王公沛生延先君入義學訓士，饘粥始給，而余自入署後，非但從公學舉業，且得縱觀海內之書，交遊天下之士，以擴其耳目，而開其知識。向使余不遇公，卽不窮餓以死，亦不過爲鄉人以終其身，何由能著此書。然則考信錄之作，由於公之玉成者，不少也。

附祭朱公文

嗚呼！公德在民，公名在世。存順沒寧，公復何計？而述所以泣涕沾巾，悲公碩德，懷公舊恩。公於家庭事兄如父，從子

相依，分甘共苦。公於居官，日方以直，甘載不遷，一言辭職。自公之仕，四十餘年，身無厚奉，家無餘錢。尤務作人，啓迪後學，郁郁門牆，高科顯擢。方述成童，公爲太守，一試奇之，弁名於首。不階尺書，羅之署內，扶持吠噓，飲食教誨。八年終始，雨夕風晨，經傳馬帳，雪立程門。衡漳爲災，汨我田里，廬舍蕩然，半年七徙，嗷嗷中澤，孰恤余貧？賴公之德，八口以存。公之南行，送公汶水，從此夢魂，湘江滇海。猶冀微官，驅馳王事，或能見公，於滇之筵。十有三載，屢蹟文場，私心未遂，公已云亡。沒不知日，葬不知處，萬里南天，攀號無路。緘辭六詔，以寫哀思，公靈在天，尙其鑒之。

士琬字松田。朱公之召余讀書於晚香堂也，與松田共筆硯。

松田天資聰慧，與余甚相知愛。余歸省，或旬月未返，松田輒憶余不置。而余亦以不見松田常悒悒也。松田之隨侍至永也，以道中題詠寫寄余。余亦以入關道中所作報之。乙酉，余客京師復作憶舊遊詩寄之。其後余久不會試，遂與松田音信間闕。朱公居官素廉，解組後，宦囊殊薄，而諸公子生長官署中，乍歸田里，不能御貧，以此業日凋。松田嘗於元旦題一聯云：『爲清白吏子孫，最難安貧守分，還要鼓先前志氣，思童稚時繁華已歇，由奢入儉，全憑用克己工夫』。余之在羅源也，松田遠來視余，留署中者數月，因余官况清苦，急思歸里，留之不可。臨別以詩二首贈余。其一云：『紫芝眉宇隔雲天，夢裏相尋數十年。萍聚海濱添我老，楊懸官閣倚君憐。鴻詞重叩邊韶

筇，驥足聊舒祖逖鞭。回首壯懷同一笑，羈情宦况冷於泉。」
其二云：『別經三十七年餘，忽漫相逢嘆老夫。竹徑快談當日
事，落亭恰繪晚香圖。桑榆景暮身同健，風雨情深夢亦娛。最
恨離絲終未斷，翻嗟此會不如無。』手跡如新，履聲已遠，不
知今生，復能相見與否？每一臨詠，益增愴感。

秦公諱學溥，號耐圃，山西鳳臺人。以舉人爲大名知縣。自乾
隆二十三年併魏縣入大名，疆宇遼濶，鞭長莫及，吏胥恣於鄉，
豪強鬪於野，而內黃盜藪，與縣接境，西南諸村尤苦之，縣官莫
之能制也。公至，始極力整頓，重懲悍民，四境肅然，其馭吏胥
尤嚴，咸循循守法，莫敢妄爲，亦未有敢美衣鮮食者。間有衣帛
者，上堂時必易布衣着之，恐公嗔怒也。遇有劫掠之案，必爲詳

辦移提，多方掩捕，不自顧其處分。

凡盜案州縣多抑勒事主以竊報上官恐不得賊致罹處分碍

也。余所知者，有「陳二」來二二兩案。前後凡獲十有四人，而公

亦以處分故，久不遷。然盜風亦自此熄矣。時余年甫弱冠，公封

翁諱嶠，聞人稱余才，延余往見，且囑公優恤之。公待余厚甚，

時延之署內。公長子朴，與余締布衣交。俗謂之換帖。余屢被水患，數

年無寧居，公買室於禮賢臺畔，俾余居之。公之遷保定同知也，

余以詩送公行。內有云：「我時弱冠喜文翰，閉戶耻作陽橋魚。

伯樂一顧傾冀北，羅之門下真吾徒。」又云「文侯昔館段干木，

遺趾今在東南隅。禮賢臺在魏城東南隅俗傳魏文侯館段干木遺趾。誅茅作室俾我宅，伯夷

所築聊可娛」。皆紀實也。後公擢易州知州，真定府知府，補順

德府知府，余皆嘗至署內。旋擢蘇松糧道，以事罷官。自公去大

名，大名風氣日變，暨公南行以後，益不可問。吏胥豪強之橫，尤過於公未至之前。內黃盜風愈熾，大名境內，竟夜不斷火光。馴至張標劫至近京之縣。兩省會勦，始能擒之。民事且悉置之度外。欲求有憐才好士如公者，真有天上人間之隔矣。

朴字苞文，與余交，數恤余急，且規余過。古人忠告通財之義，蓋兼有之，余深感焉。苞文慷慨自許，期爲良吏，初以舉人分發直隸，署滿城縣事。嚴馭吏胥，有風厲名。苞文猶以未展其志爲歎。嘗寄余書，內有云：「竭力辦理，苦無實效，古人云，『坐而言者起而行』，不能不深自愧也。」既而以父在直隸爲知府，改補山東平原知縣。內外嚴肅，亦有政聲。未幾以事忤巡撫意，被劾，罷官。旋捐復爲湖北漢川知縣。復以事

革職，發遣伊犂。壬子冬，余候詮京師，得遇苞文之從弟某，知苞文謫限將滿，可望赦還，因寄書問訊苞文。後二年，始得苞文覆書。余方擬得缺後，遲苞文至署，剪燭話舊，而苞文遽卒於伊犂，余亦遠宦閩中，每憶良朋，不勝傷感也。

史公諱貽謨，江南溧陽人。大學士貽直之弟也。以進士入翰林，歷遷至司經局洗馬，都中人稱爲史十太爺云。壬午順天鄉試，公分校闈中，得易一房；而余卷適入公房。公見余文清真，甚愛好之，適新滌硯易筆，因工爲之圈點，閱至論，時第一場試四書文及論亦大賞識之，欲擬以元。閱卷面，知爲「北皿」，始大失望。蓋故事，十八房官，以一人科目最久者爲領房，領房中無可爲元者。始於他房選取，而余以庚辰副榜入闈。故與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省

貢監同居「北皿」號中，恐其非直隸人，故不以擬元。擬元必在「貝」號中也。榜發之次日，余至午門謝恩，知卷出公房，即於其地見公。公問知爲余，連曰「可惜，可惜！此本擬元卷也。」公性耿直，不喜附和流俗，故宦不達。癸未會試之前，中翰長垣李君謂余弟曰，此科房考絕無一關節者，惟史公及李公宗文耳。其餘諸公，但能分半以薦佳文，即爲賢矣。公之見信於人如是。其後余五入會闈，未嘗得邀一薦；無他，房考中無公在也。向使壬午一科，公不得與房考之數，或余卷分入他房，中式與否，固未可知也。余年四十以後，始爲考信錄，而家計艱難，碌碌苦無暇日，幸有脫稿者，亦無人爲抄錄之。自揆選得作吏閩中，歸里後，尙可謀數年之食，始得陸續成稿，傭人抄錄。今且謀梓行矣。

。然則余書之所由成，公之功固不可沒也。

附錄

上汪韓門先生書

去冬，辱賜手書，言於初歲南旋，神沮志失者累日。卽欲遠達鄙忱，館居鄉塾，無爲郵者。今夏，復聞改期秋末，幸際鄉試之辰，敢泐寸函，以聞左右。述幼癡鈍，長益迂拙，人事悉所不解，獨好參伍古今事跡，辨其是非真僞，日積月聚，似少有所見。嘗欲著之於文，顧自以爲年少識淺，又方勞心於科舉衣食，未暇爲也。自戰國以來，邪說並作，皆託聖人之言，以取信於世；亦有聖人之徒，傳而失其真者。漢晉諸儒，罔能辨識，至唐宋時，亦尊信日久，益莫敢以爲非。六經之文，有與傳記異者，必穿鑿遷

就其說以附會之。又好徵引他書，以釋經義，支離紆曲，強使相通。雖有一二有識之士，論其舛謬，顧其考證抉摘，猶多未盡，而世亦不盡然其說。二帝三王之事，周公孔子之意，其晦於後世者，豈可勝道哉！述之所見，雖未知其是否？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，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。自先君見背後，功名之念頓灰；家貧多病，益疏懶，自度難以進取。欲遂一抒所見，愧不能文。乃於去歲取昌黎柳州廬陵三家文，熟玩其理。然執筆之時，故態輒見，百不一似，豈天之降才果殊耶？將必久於其中，然後可少得耶？抑自有所由入，而述未之知耶？述爲文，非欲貌爲古人色澤，誠欲自抒所見，如孔子所謂「辭達」者可矣。然言固有能達，有不能達，有雖少而達，有必多而後達，有雖多而愈不達者。

蘇子瞻云：「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，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。而況能使之然於口於手者乎？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煩而意畢達也？」述所居壤僻，雖嘗出遊，亦罕所交接，未嘗見有言及古文詞者，俛俛然靡所就正，故敢畧陳愚昧，惟先生鑒其誠而教之，幸甚。

贈陳履和序

聖人之道，在六經而已矣。自周之衰，楊墨並起，繼以秦火，六經幾亡。漢初始求遺書。然以其求之切也，傳而失實；駁而不純者，皆得託爲聖賢所作，以與世市，而莫能辨。武宣以後，經學益重，學者藉此以取富貴，又多增其師說，旁采楊墨之言，以亂聖人之旨，猶幸其時諸家並立，異同得失之故，有可考證。及至後漢馬鄭起，而諸家之傳漸微。永嘉之亂，其書遂盡失。存於

世者不一二家。而學者方崇王肅，復僞造古書，以攻康成，以惑當世。後生末學，習熟耳目，以爲聖人之旨固然，六經於是大壞。唐宋迭興，諸儒林立，始頗發明聖人之道。然其言大抵以關佛老爲事。至於前人訛誤，索雜相承，而未及正者尙多。此固未嘗不有待於後人之補苴者也。余自束髮受書，奉先人之教，卽專求信於經。及長覺專家言益多可疑。以是每觀先儒箋註，必求其語所本，而細核之，欲以探聖經之原，不惑於衆說。顧家貧質鈍，碌碌無讀書之暇；卽讀亦都不復記憶；且多病，遇勞則亟，不能自竟其業。嘗冀有一二同志，相與講明，而切究之。而居僻寡交游，所見學者，多專攻舉業，間有好古之士，祇肆力於詩賦博覽，竟不能有所遇。而余亦漸老矣。乾隆壬子，余游京師，始得遇

滇中陳介存履和於逆旅。介存嗜學好古，所爲文，往往能抉前人舛誤。余方幸其得友，而介存顧不自是，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請師余者，至於再四。夫師，所以求益，余之與介存，伯仲間耳，何能益？况師道不易行，自唐韓柳且難言之。乃辭之者屢，而介存意堅不可移。豈以世無行古人之道者，而欲以身勵俗耶？抑好學之心篤，而遂不暇深擇其人耶？雖然，余嘗聞之，學以專而精，知以少而當，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，而後經之旨可得；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，而必欲知之，而後所知者無所淆。故說經欲其自然，觀理欲其無成見。於古人之言，無所必於從，無所必於違，唯其適如乎經而已。苟如是，異日必將大有得焉。於以正羣言之淆亂，而明六經之旨，余將於介存乎是望。而如余者，復何足爲芥

善哉？偷異日天假之緣，使余得與介存聚處數載，以余之所窺，及其所未窺，相與講明而切究之，以償其平生之願，以求萬一之有幾於道，則余雖貧且病以老，其亦可以無憾也夫！

余自三十以後，頗有所窺測。先達中賞鑑余者，惟汪上湖先生。五十以後，頗有所論著。後進中推轂余者，惟陳介存履和。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，其亦異事也已。故附錄二篇於此。

崔述識。

考信附錄卷之一

四四

考信附錄卷之一終

考信附錄卷之二

大名崔述東壁稿

洙泗考信錄題詞

攷据詳明，推勘週至，眞必傳之書也。

曹衡姬評字阿周，大名人也。

聖人，人知尊之，經傳，人知讀之；讀之而不知考之，尊之而不敢議之，遂致聖人之眞，聖人之正，混於附會僞托之辭者幾二千年矣。夫聖如日月，豈陰霾浮雲之所可得而損之者哉？但世人目，爲陰霾浮雲之所蔽，而不得瞻其皜皜之象，究於日月何虧焉？今吾崔子，具卓識，出雄辨，博覽羣書，互參考證，發爲議論，其意諄諄，其言侃侃，撥盡附會僞托之辭，能使數千百之

蔽於陰霾浮雲之日月，若忽浴咸池而初出也。其洗濯聖德，爲何如哉！其維持聖道，爲何如哉！如余之鄙陋，安能識此書，又安敢評此書？但既讀此書，胸中自有此一段愚意，不禁而爲之言耳，非敢爲譽也。

劉雲評字從龍魏人

讀補上古考信錄

辯論古史眞僞是非，卽格物窮理之大端也。昔孔子論觀人之法曰：『衆惡之必察焉，衆好之必察焉。』蓋人之善惡，自有實際，苟隨衆附會而不察，何異投之以食，而以耳受之，知其味者鮮矣！雖衆好惡之不差，亦必察之，實見其可好，實見其可惡，方爲自己眞實學問。觀史之法，何獨不然？孟子將堯舜禹湯文武所

行之事，及門人所稱齊東野人之語，無不一一剖析真僞，辨別是非，所以求義理之所安，以解後世妄信之惑。程子稱其心通乎道，然後能辨是非，如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，此又得孟子所以爲辯論之原矣。如孔子以後編古史者，人既非聖賢，其真僞是非，豈能無待于辨者？然學不博，心不細，識不超，理不明，不能辨也。此書之辯論剖析，無堅不破，無疑不搜，固可徵其學博，心細，識超，理明矣。至於筆力之清醒，則又天才之過人者也。吾舅學問有餘，而功名不足，或者天將命以辨論古史乎？陸稼書先生論孔子作春秋，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，而力量大不同。此書之前，宋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，不信傳聞，而信理，既以卓識標立於前矣。然人皆作古文讀過，不甚留心其識見，故未

能已後世編古史者之惑。此書專重辨論，逐一細剖，是尙不足以絕後儒之惑乎！甥以爲此書，力量直大於歐陽永叔數等。

讀夏考信錄

甥成詢謹質

夏考信錄今已讀畢，甥獲益良多，但愧無所發明耳。今將原書送還，至錄中啓篇太康篇少康篇桀篇四大議論，悉爲確當。其餘十六七條，皆妥實。而「涿水」「彭蠡」兩條，尤爲快心。此皆有目所共賞，無庸甥之贅贊也。

甥成詢

送東壁先生歸大名

皇帝元年秋，七月十三日，先生初下車，韜晦無人識。好問察

邇言，能貧凜冰檠。民曰是矯情，胥謂不知律。豈知磊落懷，稷

契伊周匹，數學本父師，心行判南北。弱冠登賢書，「二崔」名藉

藉。先生與弟邁同舉於鄉，並為器事。蕭條三十年，屢迴公車轍。垂老

宰方隅，小鮮聊一割。從容摘發奸，神明杳莫測。穠桃紫陌春，

皓月清秋節，豈不佳日多，所安在無逸。勞形案牘餘，不改耽書

癖。齋厨淡泊供，甘之若椰蜜。日坐廣益堂，如聞民嗷啣。闔人

繭足行，不輕假辭色。先生勤於政事，折獄日數次，無倦容。聞亦時在公堂，謔諷小民疾苦，與民相

燕，如家人父子。然闔人未有敢讟言忤上官，同列為擣舌，崎

見阻抑者。誰謂侯門深似海哉！讟言忤上官，同列為擣舌，崎

嶇犯世嫌，狗人意終不。先生不避權貴，遇事侃侃直談。小民父母之，猾吏始

股慄。羅治十六里，從此聲洋溢。夫何借寇來，攀留間道出。

棠陰花再繁，覩物心如結。先生於四年春，奉檄署上杭篆，供張祖道，自縣治達郊外，梗塞不可

行，先生乃從去冬心方夷，忽奉新綸綍。生政入內廷，爲霖非

小西門出。補關。先生以候選主事內陞去任。媿余椎魯資，曾立程門雪。春風坐諸生

，命講樂正克。好善天下優，微言括治術。故事初下車，即調

命治講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以見志。經史踵訛謬，眞贋久莫別。聖行香講書。先生

賢事荒忽。卓哉考信錄，千古鴻濛闢。五行三大典，創論超前哲

。先生著有補上古考信錄，及唐虞夏商豐鎬洙泗諸考信錄，五行論，王政三大典等篇，皆闕深肅括，數十年來，恆心滿志

之書生平所著書，足配孟篇七。歌詩本緒餘，優入杜韓室。哀集

署知非，久不勞心血。先生行年五十，即輟吟。顏其集曰知非集。方今玉燭調，樽

俎不可越。六載竭焦勞，寒泉遍蒼赤。猶云下負民，上何補於國

。功名付英豪，山野藏迂拙。先生卸篆後，自題聯句云：一向山野藏其迂拙，把功名付與英豪

。竊意廟堂上，未許歸衡泌，歷覽古循良，相繼登台彌。茲當飄

然去，士庶同悲咽。別淚空盈盈，歸心已勃勃。臨歧敢請言，莚叩難爲力。先生自不朽，徒落繪日月。

受業門人黃文治具稿

初刻上古洙泗二錄，正朔禘祀二考跋

吾師東壁先生，直隸大名縣人。壬午舉於鄉，今爲福建羅源令。乾隆五十七年，履和拜先生於京邸，固請得爲弟子，先生授所著書數種。旣歸，復賜之序，所以開示化誨，甚至，於今六年矣。南北奔走，未嘗不與是書偕也。履和竊惟先生之書，考古必確，析理必精，或獨申己見，或更暢前說，要天下之公言，非一人之私論。因以所鈔補上古考信錄三卷，洙泗考信錄六卷，經傳禘祀通考一卷，三正通考一卷，付諸剞劂，他著作未及鈔者，俟異

日重刻焉。先生教履和曰：「說經欲其自然，觀理欲其無成見。於古人之言，無所於必從，無所於必違，唯其適如乎經而已。」嗚呼至矣！讀先生書者，亦卽是以求之而已矣。故此刻以序文殿。履和少時，聞鄉先輩大名守朱公，試童子，奇先生兄弟才，館諸署，一時二崔名籍甚。又嘗見先生所爲太守公墓志，憾不從先生遊，越二十年，而事先生。事先生數月，而別。別六年，而未能合并。回首在京師時，敝車蹇驢，宛轉風雪中，從問經義，何其樂也。及瓜載酒，竟末由復斯言邪？履和送先生還大名詩，有「及瓜應載酒，親造子雲居」先生方宰閩，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，相距不二千里，求先生之書，並以觀先生之政，或者會有期乎？手是編益心向往之矣。嘉慶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，石屏門人陳履和謹跋於南昌寓。

館。

又跋

是書刻既成，使人呈於先生，先生不許也。答以三正禘祀兩考，差可自信，餘二種尙多應更定者，近日胸中別有一部上古考信錄矣。先生在羅源三年，引疾乞歸，大吏方重先生，調署上杭而先生歸興益濃，惟欲以著書老。戊午秋，示履和以唐虞考信錄六卷，三代經界通考一卷，皆二十餘年不輕示人者。且言三代考信錄當復貽吾介存，唯與介存約毋復以吾未定書輕付梓人，乃敢相寄耳。先生之心，視世之易足而求炫者，爲何如？甚矣！履和之淺也。嘉慶五年春正月丙辰履和謹識於廣豐署中。

刻唐虞考信錄跋

嘉慶十三年夏五月，履和侍家大人由贛州至南昌，將還滇。念從此去先生日遠，而舊藏唐虞考信錄未刻，乃以七月付梓，並使人詣大名以行告，且求書。八月哉生明得讀夏考信錄二卷，商考信錄二卷，洙泗考信餘錄四卷，考信錄釋例二卷，易卦圖說一卷，重訂前刻正朔經界禘祀三考各一本，其已成而未錄寄者，豐鎬錄別錄雜著伏櫪寤言尙三十餘卷。先生自閩歸後，三遷而居彰德府。老年善病，又未有子，亟欲全刻所著書，印贈文學交游之士。蓋寓書京師，與履和商此者屢矣。而履和久不與禮部試，未得見。年來侍家大人於豐谿章貢之間，簿書束縛，重以肺病足傷，閉戶不出，乃如婦人女子，每病中夜坐，北風起，慨然遠念，則取所刻諸錄讀之，以當侍側。計與先生別且十有六年矣。先生日

以北，履和日以南，設使令不求書，則此十餘卷者，又不知何日登堂，而與其所未見之三十餘卷親受之也。書至，家大人行有日，不及刻，乃取考信錄自序一首，繫之唐虞錄後，俾讀者知先生生平著書原委如此。於戲！先生視履和猶子也，履和事先生，不敢不猶父也。凡書之成，而未見，見而未刻者，其敢不盡心焉！署中碌碌少暇，故三鍍先生書，皆在南昌閒居之日，自今以往，則又不患無暇，而患無力矣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况諸書顯晦，頗關經史大綱，天下之公言也，天下之公事也，非師弟子一二人之私也，終勉之而已。謹識諸唐虞錄後以自策焉。中秋節受業門人陳履和，書於南昌豫章樓西館中。

附陳履和刻書始末

余爲考信錄，罕有人過而問焉者。獨滇南陳履和見之，卽執弟子禮，旣爲刻上古唐虞洙泗錄於江西矣，復謀盡取而刻之，亦賢矣哉！故附載其始末於此。

客京師時致書

滇後學陳履和，頓首頓首，東璧先生函丈。旬月以來，捧讀大著，辨古書之真僞，折羣言之是非，期於尊經明道，無所淆亂而後已；比於武事，可謂敵愾禦侮之師，雖以和之下愚，亦使之昭然發蒙，畧辨黑白，生平謁見，所及一人而已。和少承庭訓，稍知向學，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。於經傳文義，曾無牖隙之明，無論不知道也。私心抱憾，約有數端，質下不能強記；家貧奔走，伏案無時；而滇居僻遠，求書頗不容易，見聞寡少，知識譴陋

，誠二十年來所抱恨於心者也。然猶有甚於此者，獨學無友，古人所戒，而師者，於朋友一倫爲最尊，故不能自得師則不可以爲學。口耳佔畢之教，習其讀不足以明理，施諸行事，不足以修身，非所謂師與學也。家居無所交接，間取古人文讀之，於本朝諸家，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兩先生。蓋觀其文，知其爲篤行君子，而不得與之同時，同時者聞山左竇東臯先生，鄉前輩錢南園先生，文章行誼，心向往之，而又不得與之一面。嗟乎！有疑而莫與析也，有感而莫與解也，若冥行而無燭焉耳矣！天鑒其衷，俾識先生於今日，是望溪榕村同時，而東臯南園面對也，豈不幸哉！昨澹朱君笏山爲和先容，以致甘心北面之意，而先生見辭過堅，益深惶懼，豈先生棄下愚而以爲不可教耶？抑和之誠有未至，而

姑欲使之少安勿躁，而深自省也？和聞君子之教人也，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，先生棄和不教，是此生終已不得與於學問之事也。此則生平所抱憾，而茲復繼之以悲者也。三日齊宿，謹以書獻，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，和將卜日進謁，以釋二十年不自得師之恨。履和頓首。

送別詩四首

送別客中貫，先生去始悲，那能終北學，竟得挽前綏。離合關吾道，風霜滿大達。自憐相見晚，廿載失攀追。

瀟雲歸未得，留此竟天心。要使風塵客，得聞金玉音。黃鐘開大夢，白日散窮陰，不奉先生教，安知迷誤深。

一日爲師弟，平生積恨消，任人驚雪日，從此樂箏瓢。往事懷三

古，斯文掃六朝，俟芭方問字，愁聽馬蕭蕭。

太息金臺路，頻回長者車。何人能顧馬，使我慶連茹？貧賤信知已，窮愁合著書，及瓜應載酒，親造子雲居。

滇屏受業陳和履未定稿

自南昌寄羅源書摘略

茲先生書四種，俱已刻竣，謹先印數十部，寄呈。先生之書不待序而傳，而非其人亦不可序，故不敢妄求人序。履和謹附數語於後，以識得師之幸，及刻書年月而已。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，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，書中恐尚有誤，並祈示知。履和質劣心亂，不能讀先生之書，竊欲使天下能讀之士，皆得受而讀之。伏祈將全集寄賜，俾得次第付梓，不勝大幸。

又

去歲差旋，得讀老夫子大人先後來書，諄諄以刻書爲過舉，仰見虛懷謙德，非末學後生所能窺見，惘然自失者久之。既又念先生之書，即果有一二條未定處，而使海內承學之士，相與考訂而商論之，未始非先生之所願也。版成，印四百部，計寄閩及爲人乞去者幾二百部矣。洙泗考信錄，今所更定者，義例更爲精嚴。他日復將定本重刻，自無不可。唐虞三代考信之篇，經界考及各種文集，恨不能負笈入閩，手錄以歸，尙望先生憐而示之。

自廣豐寄上杭書摘略

先生所著諸書，不欲遽出問世。是以唐虞考信錄經界通考，未敢續刻。第思先生之書，先生亦不宜終以自私，而校字之責，實

受業者所不得辭。今先生既有歸志！履和亦擬於一二年中，奉親南還，不於此時盡求先生之書，從此南北關絕，受業愈不易矣。伏祈吾師出全書，令人別錄副本，俟到豐時盡以見賜，將使同志之士，共得受而讀之，非獨履和一人之幸也。

白廣豐寄羅源書摘略

伏念吾師窮年著作，非徒一人一時之私論，而庭前尙未有讀其書者！古人師弟視猶父子，卒業校字，責有攸歸，敢求全集而藏之。爲吾師存此書，爲天下後世人存此書，此履和區區之私，而不敢不再請於吾師者也。

白南昌寄彰德書

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謹稟先生大人闔下，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

矣。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。十七年中，無日不思踵謁師門，以償夙願，而今恐不可遽得矣。伏想先生北歸以後，所著諸錄，及古今體詩文，當已次第定有全書；即師母大人詩文，似宜亦附先生卷帙以傳。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校對之役，爲可惜也。履和自七年三月，隨家大人采銅赴滇，十年二月，家大人復任廣豐。私計一年後，喘息稍定，即當稟之大人，負笈北行，受經魏臺以歸，然後侍奉嚴君，退休家園。成算在胸，謂操左券，乃是年五月，履和下堂傷足，不下床者踰月，不出戶者數月，扶杖行者又數月，一年之久，蹣跚學步，今雖愈十之六七，而右股終不得力已矣。負親負師長，爲無用之身矣！去年二月，大人奉調贛縣。事繁費大，乃於五月告病，而大吏不許。十二月再具文求退，始

於今年二月朔卸事，五月交代畢晉省。大人之復來江也，家眷俱未從，故今日治裝尙易。履和歸後，即將家務付弟輩，經理田租百石，僅足食米，須就邑中假館以助薪蔬，從此侍奉老親，甘爲鄉人以不材終矣。回首見先生時，年壯氣銳，豈料今日病廢至此夫！不可知者數耳。功名事業，誠有非人所能自爲者。至於讀書行己，豈得復歸之時命。齒長而學不進加，且日損焉，履和所以怒焉自疚，而又傷心於離索廊落，不得長侍先生者也。雖然，履和不得長侍先生以親故也，每讀先生書，又未嘗不如在左右。先生經界考，十年二月，照羅源板重刻於南昌，洙泗錄亦照改訂處修好。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錄，七月可以葢事。誠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，而傳之天下後世，俾承學之士，有所取信，而先生

四十五年窮經論古之苦心，亦永永垂諸無窮。是則先生之志，而履和雖病，亦不敢不以自任者。謹遣人詣先生求書，祈將唐虞以後，三代考信諸錄，及古今體詩文全集，寄賜，——或有副本，則賜副本；或無副本，則請賜原本；俟抄錄後仍將原本寄呈。師母大人詩文，亦乞付與，可否附刻，不敢自定。履和受書之日，即當束裝侍親行矣。竊念先生視履和猶子也，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。自今以往，倘二親精神日強一日，履和足傷肺病日愈一日，二三年中，積累修脯之餘，刻先生書竣，親賚一帙，以見先生，先生鬚髯如昔，豐鑠有加，且聞弟子至而欣然也。此願償否，唯有日焚一瓣香，祈天而已。臨稟悵結，不盡欲陳。六月十一日南昌豫章樓內路南寓齋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拜書。

附帶去書目

段垣詩粹二本

新刊正朔考二本 係彰德所改刻

經界考二本

禘祀考一本 內抽換兩頁

考信錄釋例一本

夏考信錄稿二本

商考信錄稿二本

洙泗考信餘錄稿四本

易卦圖說一本

二餘集一本

考信附錄卷之二

此書不記何時寄去，以前後往來書扎核計之，似當在此時，故附之於此。

自南昌寄彰德書略

退休以來，所著書從容訂定，不朽之業，又別有在。受書時，履和方將爲贛州之行，未暇付梓。幸唐虞錄已刻成，謹取自序一首，附其後，復謹識數語於卷末，印請先生閱之。至於履和未見諸書，尤望早寫副本全寄，傳薪無盡，履和有志，望吾師鑒而許之，及早爲之。明年春闈後，石屏南還之友，必過彰德，已致書都中託將來行者，謁吾師，而求書，乞封固授之。內用油紙，外加油布，密縫庶可無虞也。家大人因會審鄰邑之案，忽須逗遛，此時案已定局，開印後可以請咨。經年閒住，資斧日空，到家何

以自食？履和現託京友改就教職，非甘自閒散，良以州縣之局，知難而退，親老家貧，兼多疾病，計不得不出於此。功名貴富，百念灰冷，唯有登先生之堂，刻先生之書，此志畢生以之，一旦獲遂，則履和此生可以無憾，遲速要自有時耳。

自貴州道寄彰德兩書略

戊長秋，獲讀吾師寄示各書。己巳春，曾具稟請安，並呈唐虞錄刻本，不審得達左右否？兩年以來，家大人因會詳鄰案，及買銅核減稽留江省。去冬始得請咨。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省，計四月初可抵石屏。家大人精神加健，途次平安，足慰師懷。履和肺病足傷，亦似漸減。從此舌耕養親，功名之念，都已淡然。惟有省師一事，義不可緩，勢不宜遲，然早遲殊難預定。躊躇四顧，

未嘗不中夜起坐徬徨太息也。

此履和由江西歸滇，過貴州時所寄書也。貴筑途中寄一信，坡貢又寄一信，兩書畧同，故不複載。

自雲南寄彰德書略

庚午十一月

履和三月中，於貴州途次，曾具兩函請安。四月抵家，得廬孝廉寄來書，並洙泗餘錄刻本。又於松田朱三叔處，得五行辨救荒策各一本，雜文稿二本。捧讀如侍几席。履和二十年來，簿書累之，疲病苦之，於吾師之學，絲毫不能盡心，計唯收藏諸書，傳之其人，或可稍盡弟子之職。然夏商二錄，雖得稿本，不識後來有無改定？至於豐編二錄，尙未見也。詩古文集，在先生固屬餘事，而生平踪跡往來師友淵源，卽此可以考見，似亦未可令其

散失。此事和不敢不任，而又恐不能勝任，則私心抱恨無窮。自惟肺病久成，足傷亦甚，自四月抵家，至今未嘗獨步出城，遇尊長勉強跪拜，扶而後起，昔年壯志如死灰矣。尙思遠赴禮闈者，欲借此爲省師受書計耳；今亦不克如願。念此後遠遊之事愈難，而受書之期愈遠，不覺當食而起，廢寢而坐也。和選期已近，前曾託京中友人代爲改教未果，今復欲託人爲之。緣家父歸裝衣物圖書外，別無長物，不得不更謀祿養。今歲石屏孝廉北上者，丁君運泰，許君應藻，胡君霖蒼，均可託之寄書，乞將師門一切近况詳悉示知，凡鄴中已刻各書，及周考信錄詩古文稿，均乞交諸君寄賜。嗚呼！履和書唐虞錄後云：「先生視履和猶子也，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。」和抱此心，和何日盡此職哉？臨書惘惘

，不罄欲言。

癸酉十二月自南雲寄彰德書

辛未冬，石屏公車諸君回，蒙老夫子賜書，並寄示三代考信錄，各書均得捧讀。壬申春，履和因告教未果，奉文截取，家貧親老，不能不出。至今年五月，遂請咨赴選；一則爲升斗計，一則欲借此省師。乃行至蜀中，風聞故鄉疫作，心動奔歸，到家兩日，家大人卒中風痰，頃刻長逝。嗚呼！鮮民之生，無父何怙？而今而後，履和長爲無父之人矣！履和肺病廿年，足傷九載，憂虞疾疢，未老先衰；今復慘遭大故，殆無復生理。然亦不敢不偷生苟活者，事親之事未終，事師之事亦未終也。雖然，吾師老矣，履和亦復衰病，吾師未竟之業，付與何人？履和未了之志，酬於

何日？言念及此，能不倍增傷痛乎？今乘同鄉孝廉公車之便，謹將先考平生大畧，錄呈老夫子大人；倘蒙賜之文字，或志銘，或墓表，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門；則先考不啻復生，履和亦庶幾可以不死。吾師著作，履和未得見者十五類，乞全賜之，或抄寫，一時難終，則請將考信附錄五服考國風蠡測古文尙書辨僞讀經餘論先發。凡吾夫子之書，履和能刻則刻之，不能則守之，有賢子弟良友朋則共傳之，言不盡意，臨風嗚咽。

附帶去書目

考信錄總目一本

考信附錄二本 未全

豐鎬別錄周政盛衰通考一篇

五服異同彙考二本

尙書辨僞上卷

考信附錄卷之二

二七

讀風偶識摘帶二本即國風蠡測

讀經餘論一本

附邊印金書

受業邊印金謹再拜上書老師大人函席，敬稟者，卽將卽別北歸，特此荒具寸函，略陳微悃。竊謂自世趨科目一途，遂致古學日湮，古道日泯，古風日息，而古詩古文日就廢。士生斯世，必欲求一講古學，行古道，存古風，獨爲古詩古文，而岸然自成爲古君子者，而師之行見，尋之天下，而終不一遇也。雖然，人特患好古之心不至耳，安得謂相需殷而相遇終疏也哉？卽生二十有五矣！雖好窺覽古籍，每病善忘，絕無所得，二十餘年，盡成虛度。常欲得一如古大儒者，北面事之。久之無所遇。到彰後，見小市有鬻故書者，或理學格言，或才人著作，輒謀買以歸，如得

拱壁，熟閱之不忍釋手；天下賞心快事，孰有加於此者乎？顧當時之所習聞者，不曰玩講章，則曰讀墨卷，彼蓋功名富貴之念熱於中，謂不如是不能取之易而得之捷也。人生世上，不過藉此爲科第之階梯已耳，何自苦爲哉？於是將一切經世致用之書，束之高閣，相戒勿窺，其有偶犯者，徒且見責於師，子弟復見責於父兄矣。其一生之事業，尙可問哉？卽自謁吾師於鄴城，拜於門下，見其同乎古，不宜乎今，合乎道，而違乎俗；不禁始而訝，繼而疑，終而恍然於天之愛道，不令大儒絕跡宇內，致聖道之失傳，殆生是人焉，而陰寄之乎？是以吾師本所學而達於政，未盡所長；退而就刪述之業，於帝王大經大法，聖賢軼事，名言，考證詳明，辨別精當，令僞者不得以亂真，而非者不誤以爲是，其功

在後世者，又近世諸儒之所未逮也。平湖陸子，安得不幸繼起有人，爲虛左以待之哉？印之不肖，亦竟得附於門下。然則昔日之把卷沉吟者，今竟得覲面相質於几席間也；昔日之望古遙集，恨不同時者，今竟得瞻其手采而親其謦欬也。惜乎！印癡鈍無知，不能領略；以舉業之牽，不獲晨夕侍側，常承雅訓，得以稍窺萬一。今又不久叩別，天各一方。嗟乎！豈吾師弟之緣遽止於此乎？抑人生之離合，亦有定數，而不可強耶？興言及此，惟有仰天長嘆，令人輒喚奈何耳！謹將所受數卷，蒙於篋笥，俟他年邀天之幸，叨列科名，得以進步，定赴大名，取先生所未刻出者，付之剞劂，並附印名於下，藉以俱傳，其榮多矣？豈讓陳子介存，專美於前耶？印於吾師所著書，即不能有所發明，而能令後世知

苦心弧詣之所在，既稍釋前此之恨，亦聊盡弟子之心，亦可無憾。要之印愛慕之誠，結於中，已非一日；砥因俗學牽絆，致從學之夙志未伸。前歲曾抑鬱成疾，不食而飽。今將別矣，夫復何言！惟自勉爲讀書正人，不至有負師訓，印之微志也。此時尙未定行期，乞吾師將生平得力要言，訓示數行；俾印明持身涉世之道，與讀書用功之法，佩之終身，不敢有違，此尤印所切禱者也。臨別之際，百感茫茫，暢所欲言，尙多未盡；語無倫次，大略特陳，惟吾師曲諒其心，鑒其誠，終惠教之，則幸甚。

受業門人邊印金謹稟 未定稿

考信附錄卷之二終

考信附錄卷之二

書考信錄後

初余幼學爲時文，應童子試，時縣人爭譽之。其後與弟同入學，歲試常在前列，同郡人亦爭譽之。既而與弟同舉於鄉，數百里之內，人莫不交口艷稱之。近三十歲，漸學爲古詩文，三十以後，益留心於經史，而會試數不第，自是稱之者漸少，惟學問之士，始推重焉。四十以後，爲考信錄，及王政考，自二三君子外，非惟不復稱之，抑且莫肯觀之。惟滇南陳履和於京師見余書，即執弟子禮，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兩錄，正朔禘祀兩考。是時余宦閩中，閩之士大夫見此書，頗亦有貴重之者。而自余歸後，全錄陸續皆成，相魏數百里之間，少年才俊之士，惟篤志時文，當務之爲急，其肯寓之目而掛之齒頰者，不過一二人，其餘罕有肯過而

問焉者。是何學愈淺則稱之者愈多，學益進則願觀之者益少哉？昔宋玉稱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。余之所言不過耳目之前，六經三傳三史之文，人人所可與知者，非有高遠深微之論，如引商刻羽之調者可比，何以亦至於此，殊不可解也。此當余生前已如是，況於身後，又安望其美斯愛，而愛斯傳。然則余之爲此，不亦徒勞矣乎？雖然，君子當盡其在己，天地生我，父母教我，使天地間有我，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，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，而不一言以負天地，而負父母乎！傳與不傳，聽之時命，非我所能預計者矣。崔述自識。